

明

史

七  
六



明史卷二百八十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總裁官璽事務 經筵講官兼太子太保和殿學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至級張廷璽奉

敕修

何騰蛟

章曠  
傅作霖

瞿式耜

汪暉等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啟元年舉於鄉崇禎中授南陽知縣地四達賊出沒其間數被挫去已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臯山斬首四百餘級又討平土寇益知名遷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出爲懷來兵備僉事調口北道才諦精敏所在見稱遭母憂巡撫劉永祚薦其賢乞奪情任事騰蛟不可固辭歸服除起淮徐兵備僉事

討平土寇部內宴然十六年冬拜右僉都御史代王聚  
奎巡撫湖廣時湖北地盡失止存武昌屯左良玉大軍  
軍橫甚騰蛟與良玉交歡得相安明年春遣將惠登相  
毛憲文復德安隨州五月福王立詔至良玉駐漢陽其  
部下有異議不欲開讀騰蛟曰社稷安危繫此一舉倘  
不奉詔吾以死殉之抵良玉所而良玉已聽正紀盧鼎  
言開讀如禮正紀者良玉所置官名也八月福王命加  
騰蛟兵部右侍郎兼撫湖南代李乾德尋以故官總督  
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召總督楊鶚還明年三  
月南京有北來太子事中外以爲眞朝臣皆曰僞騰蛟

力言不可殺與當國者大忤無何良玉舉兵反邀騰蛟  
偕行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士民爭匿其署中騰  
蛟坐大門縱之入良玉破垣舉火避難者悉焚死騰蛟  
急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將自剄爲良玉部將擁去良玉  
欲與同舟不從乃置之別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  
陽門乘間躍入江水四人懼誅亦赴水騰蛟漂十餘里  
漁舟救之起則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也家人懷印  
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謂騰蛟忠誠得  
神佑益歸心焉騰蛟乃從寧州轉瀏陽抵長沙集諸屬  
吏堵允錫傅上瑞嚴起恒章曠周大啟吳晉錫等痛哭

盟誓分士馬舟艦糗糧各任其一令允錫攝湖北巡撫上瑞攝湖南巡撫曠爲總督監軍大啟提督學政起恒故衡永道卽督二郡軍食晉錫以長沙推官攝郴桂道事卽遣曠調副將黃朝宣張先璧劉承允兵朝宣自燕子窩先璧自激浦承允自武岡先後至兵勢稍振而是時良玉已死

順治二年五月

大兵下南都唐王聿鍵自立於福州王居南陽時素知騰蛟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斃於九宮山其將劉體仁郝搖旂等以衆無主議歸騰蛟率四五萬人驟入湘陰距

長沙百餘里城中人不知其來歸也懼甚朝宣卽引兵還燕子窩上瑞請騰蛟出避騰蛟曰死於左死於賊一也何避焉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往偵之以千人護行賊謂其迎敵也射殺之從行者盡死城中益懼士女悉竄騰蛟與曠謀遣部將萬大鵬等二人往撫賊見止二騎迎入演武場飲之酒二人不交一言與痛飲飲畢賊問來意答言督師以湘陰褊小不足容大軍請卽移長沙因致騰蛟手書召之曰公等歸朝誓永保富貴搖旛等大喜與大鵬至長沙騰蛟開誠撫慰宴飲盡歡犒從官牛酒命先璧以卒三萬馳射旌旗蔽天搖旛等大悅招

其黨袁宗第藺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兵十  
餘萬聲威大震未幾自成將李錦高必正擁衆數十萬  
逼常德騰蛟令允錫撫降之置之荊州錦自成從子後  
賜名赤心必正則自成妻高氏弟也高氏語錦曰汝願  
爲無賴賊抑願爲大將邪錦曰何謂也曰爲賊無論旣  
以身許國當愛民受主將節制有死無二吾所願也錦  
曰諾騰蛟慮錦跋扈他日過其營請見高氏再拜執禮  
恭高氏悅戒其子母忘何公錦自是無異志自成亂天  
下二十年陷帝都覆廟社其衆數十萬悉歸騰蛟而騰  
蛟上疏但言元兇已除稍洩神人憤宜告謝郊廟卒不

言已功唐王大喜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  
興伯仍督師而疑自成死未實騰蛟言自成定死身首  
已糜爛不敢居功因固辭封爵不允令規取江西及南  
都當是時降卒旣衆騰蛟欲以舊軍參之乃題授朝宣  
先璧爲總兵官與承允赤心郝永忠宗第進才及董英  
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竝開鎮湖南北時  
所謂十三鎮者也永忠卽搖旂英騰蛟中軍志建則故  
巡按劉熙祚中軍餘皆良玉舊將也騰蛟銳意東下拜  
表出師明年正月與監軍御史李膺品先赴湘陰期大  
會岳州先璧逗遛諸營亦觀望獨赤心自湖北至爲

大兵所敗而還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由此損時諸將皆驕且貪殘朝宣尤甚劫人而剝其皮永忠效之殺民無虛日騰蛟不能制故總督楊鶚者尅餉失軍心至是復夤緣爲偏沅總督騰蛟以爲言乃召鶚還王數議出關爲鄭氏所阻騰蛟屢請幸贛協力取江西王遣使徵兵騰蛟發永忠精騎五千往永忠不肯前五月始抵郴州會

大兵破汀州聿鍵被執死贛州亦失騰蛟聞王死大慟厲兵保境如平時已聞永明王立乃稍自安王尋以騰蛟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王進才故守益陽聞

大兵漸逼還長沙四年春進才揚言之餉大掠并及湘  
陰適

大兵至長沙進才走湖北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長  
沙湘陰竝失盧鼎時守衡州而先璧兵突至大掠鼎不  
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挾騰蛟走祁陽又間道走辰州騰  
蛟脫還走永州甫至鼎部將復大掠鼎走道州騰蛟與  
侍郎嚴起恒走白牙市

大兵遂下衡永初騰蛟建十三鎮以衛長沙至是皆自  
爲盜賊

大兵入衡州守將黃朝宣降數其罪支解之遠近大快

大清以一知府守永州副將周金湯囉城虛夜鼓譟而登知府出走金湯遂入永六月騰蛟在白牙王密遣中使告以劉承允罪令入武岡除之騰蛟乃走謁王王及太后皆召見承允由小校以騰蛟薦至大將已漸倨騰蛟在長沙徵其兵承允大怒言先調朝宣先璧軍皆章曠親行今乃折筆使我遂馳至黎平執騰蛟子索餉數萬子走訴騰蛟騰蛟遣曠行承允乃以衆至騰蛟爲請於王得封定蠻伯且與爲姻承允益驕至是爵安國公勛上柱國賜尚方劍益坐大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請用爲戶部尚書專領餉務王不許王召騰蛟圖承允

騰蛟無兵命以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及辭朝賜銀幣命廷臣郊餞承允伏千騎襲騰蛟印選卒力戰盡殲之騰蛟乃還駐白牙八月

大兵破武岡承允降王走靖州又走柳州時常德寶慶已失永亦再失王將返桂林而城中止焦璉軍騰蛟率印選一青入爲助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擁衆萬餘至與璉兵欲鬪會宜章伯盧鼎兵亦至騰蛟爲調劑桂林以安乃遣璉永忠鼎印選一青分扼興安靈川永寧義寧諸州縣十一月

大兵逼全州騰蛟督五將合禦五年正月王居桂林加

騰蛟太師進爵爲侯子孫世襲二月

大兵破全州至興安永忠兵大潰奔桂林逼王西縱兵  
大掠騰蛟自永福至

大兵知桂林有變直抵北門騰蛟督璉一青等分三門  
拒守

大兵乃還全州會金聲桓李成棟叛

大清以兵附

大兵在湖南者姑退騰蛟遂取全州復遣保昌侯曹志  
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攻永州圍  
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十一月朔克之未幾監軍御史

余鯤起職方主事李甲春取寶慶諸將亦取衡州馬進忠取常德所失地多復騰蛟議進兵長沙會督師堵允錫惡進忠招忠貞營李赤心軍自夔州至令進忠讓常德與之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寶慶守將王進才亦棄城走他守將皆潰赤心等所至皆空城旋棄走東趨長沙騰蛟時駐衡州大駭六年正月檄進忠由益陽出長沙期諸將畢會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部下卒六千人懼忠貞營掩襲不護行止攜吏卒三十人往將至聞其軍已東卽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騰蛟乃入居之

大兵知騰蛟入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舊部將也率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遂擁之去絕食七日乃殺之永明王聞之哀悼賜祭者九贈中湘王謚文烈官其子文瑞僉都御史章曠字子野松江華亭人崇禎十年進士授汚陽知州十六年三月賊將郝搖旂陷其城同知馬麟死之曠走免謁總督袁繼咸於九江署爲監紀從諸將方國安毛憲文馬進忠王允成等復漢陽武昌巡按御史黃澍令署漢陽推官兼攝府事承德巡撫王揚基令署分巡道事明年四月憲文偕惠登相復德安揚基檄曠往守城空無人衛官十數人齋印

送賊將白旺曠收斬之日夕爲警備居三月代者李藻至巡撫何騰蛟檄曠署荆西道事曠去藻失將士心城復陷給事中熊汝霖御史游有倫劾曠汚陽失城罪候訊黃州用騰蛟薦令戴罪立功福王立南京左良玉將犯闕騰蛟至長沙以曠爲監軍副將黃朝宣者故巡撫宋一鶴部將駐燕子窩騰蛟令曠召之來副將張先璧屯精騎三千於淑浦復屬曠召之留爲親軍而以朝宣戍茶陵又令曠調劉承允兵於武岡會李自成死其下劉體仁郝搖旂袁宗第蘭養成王進才牛有勇六部各擁數萬兵至騰蛟與曠計盡撫其衆軍容大壯左良

玉死其將馬進忠王允成無所歸突至岳州偏沅巡撫  
傅上瑞大懼曠曰此無主之兵可撫也入其營與進忠  
握手指白水爲誓進忠等皆從之進忠卽賊中渠魁混  
十萬也時南京已破

大兵逼湖南諸將皆畏怯曠獨悉力禦唐王擢爲右僉  
都御史提督軍務恢勦湖北曠有智略行軍不避鋒鏑  
身扼湘陰平江之衝湖南恃以無恐嘗戰岳州以後軍  
不繼而還已又大戰大荆驛永明王加兵部右侍郎長  
沙守將王進才與狼兵將覃遇春鬪大掠而去騰蛟奔  
衡州曠亦走寶慶長沙遂失騰蛟駐祁陽曠來會騰蛟

以兵事屬曠而謁王武岡曠移駐永州見諸大將擁兵  
聞警輒走抑鬱而卒傳作霖武陵人由鄉舉仕唐王大  
學士蘇觀生奏爲職方主事監紀其軍觀生歿倚何騰  
蛟長沙改監軍御史永明王在全州超拜兵部左侍郎  
掌部事尋進尚書從至武岡時劉承允擅政作霖與相  
善故驟遷及

大兵逼武岡承允議迎降作霖勃然責之承允遣使納  
款

大兵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承允力勸之降不從遂被  
殺妾鄭有殊色被執驅之過橋躍入水中死有蕭曠者

武昌諸生爲承允坐營參將騰蛟題爲總兵官管黎平  
參將事及承允降令降將陳友龍招曠曠不從已而城  
破死之傳上瑞初爲武昌推官賊圍城遁走久之騰蛟  
薦爲長沙僉事又令攝偏沅巡撫事勸騰蛟設十三鎮  
卒爲湖南大害唐王時用騰蛟薦擢右僉都御史實授  
偏沅巡撫性反覆棄騰蛟如遺武岡破

大兵逼沅州上瑞出降踰年與劉承允竝誅死

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禮部侍郎景淳孫湖廣參議汝  
說子也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吉安永豐知縣有惠  
政天啟元年調江陵永豐民乞留命再任以憂歸崇禎

元年擢戶科給事中疏言李國楨宜留內閣王永光宜  
典銓曹于汴宜秉憲鄭三俊畢懋良宜總版曹李邦華  
宜主戎政帝多采其言俄陳朝政不平爲王之案請恤  
孫慎行訟冤速楊鎬王化貞之誅白楊漣左光斗結毒  
之謗追論故相魏廣微顧秉謙馮銓黃立極之罪因言  
奪情建祠之朱童蒙不可寬積愆久廢之湯賓尹不可  
用帝亦納之又極論來宗道楊景辰附逆不可居政府  
二人旋罷去御史袁弘勛劾大學士劉鴻訓逆黨徐大  
化實主之川貴總督張鶴鳴先已被廢其復用由魏忠  
賢式耜竝疏論已頌楊漣魏大中周順昌爲清中之清

忠中之忠三人遂賜謚未幾陳時務七事言起廢不可不覈陞遷不可不漸會推不可不慎謚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附璫者宜區分又極論館選奔競之弊請臨軒親試末言古有左右史記天子言動今召對時勤宜令史官入侍紀錄昭示朝野事多議行時將定逆案請盡發紅本定其情罪輕重又言宣府巡撫徐良彥不附逆奄爲崔呈秀誣劾遣戍亟當登用良彥遂獲起式耜矯矯立名所建白多當帝意然搏擊權豪大臣多畏其口十月詔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以同官周延儒方言事蒙眷慮並推則己紓謀沮之式耜謙益門人

也言於當事者擯延儒弗推而列謙益第二溫體仁遂  
發難延儒助之謙益奪官閒住式耜坐貶謫式耜嘗頌  
貴寧參政胡平表殺賊功請優擢其後平表爲貴州布  
政使坐不謹罷式耜再貶二秩遂廢於家久之常熟奸  
民張漢儒希體仁指訐謙益式耜貪肆不法體仁主之  
下法司逮治巡撫張國維巡按路振飛交章白其冤不  
聽比兩人就獄則體仁已去位獄稍解謙益坐削籍式  
耜贖徒言官疏薦不納十七年福王立於南京八月起  
式耜應天府丞已擢右僉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撫廣西  
明年夏甫抵梧州聞南京破靖江王亨嘉謀僭號召式

紹拒不往而檄思恩參將陳邦傳助防止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至梧劫式紹幽之桂林遣人取其敕印初式紹議立桂端王子安仁王及唐王監國式紹以爲倫序不當立不奉表勸進至是爲亨嘉所幽乃遣使賀王因乞援王喜而亨嘉爲丁魁楚所攻勢窘乃釋式紹式紹與中軍官焦璉召邦傳共執亨嘉亂遂定唐王擢式紹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以晏日曙來代式紹不入朝退居廣東

順治三年九月

大兵破汀州式紹與魁楚等議立永明王由榔乃迎王

梧州以十月十日監國肇慶進式耜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吏部事未幾贛州敗報至司禮王坤迫王赴梧州式耜力爭不得十一月朔蘇觀生立唐王聿鍔於廣州式耜乃與魁楚等定議迎王還肇慶遣總督林佳鼎禦觀生兵敗歿式耜視師峽口十二月望大兵破廣州王坤趣王西走式耜趨赴王王已越梧而西四年正月

大兵破肇慶逼梧州巡撫曹寧迎降王欲走依何騰蛟於湖廣丁魁楚呂大器王化澄皆棄王去止式耜及吳炳吳貞毓等從乃由平樂抵桂林二月

大兵襲平樂分兵趨桂林王將走全州式耜極陳桂林形勢請留不許自請留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賜劍便宜從事平樂潯州相繼破桂林危甚總督侍郎朱盛濃走靈川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縣布政使朱盛濃副使楊垂雲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縣丞李世榮及都司林應昌李當瑞沈煌在焉王令兵部右侍郎丁元寧代盛濃御史魯可藻代延泰未赴而

大兵已於三月薄桂林以騎數十突入文昌門登城樓瞰式耜公署式耜急令援將焦璉拒戰初永明王爲賊

執璉率衆攀城上破械出之王病不能行璉負王以行  
王以此德璉用破靖江王功命爲參將及是戰守三月  
璉功最多元粵可藻亦盡力式耜身立矢石中與士卒  
同甘苦積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  
無叛志援兵索餉而譁式耜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珥佐  
之旣而璉兵主客不和譁而去城幾破者數矣會陳邦  
彥等攻廣州

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璉亦復陽朔及平樂陳邦傳亦  
由潯復梧州王聞捷封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元粵等  
進秩有差式耜初請王返全州不聽已請還桂林王已

許之會武岡破王由靖州走柳州式耜復請還桂林十

一月

大兵自湖南逼全州式耜偕騰蛟拒却已梧州復破王方在象州欲走南寧以大臣力爭乃以十二月還桂林五年二月南安侯郝永忠駐桂林惡城外圍練兵盡破水東十八村殺戮無算與式耜構難式耜力調劑永忠乃駐興安

大兵前驅至靈川永忠戰敗奔入桂林請王卽夕西走式耜力爭不聽左右皆請速駕式耜又爭王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耜爲泣下沾衣王甫行永忠卽大掠

捶殺太常卿黃太元式耜家亦被掠家人矯騰蛟令箭  
乃出城日中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外如  
洗永忠走柳州印選等走永寧明日式耜息城中餘燼  
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周金湯兆佐胡一青等各率所  
部至騰蛟軍亦至三月

大兵知桂林有變來襲抵北門騰蛟督諸將拒戰城獲  
全時王駐南寧式耜遣使慰三宮起居王始知式耜無  
恙爲泣下閏三月廣東李成棟江西金聲桓皆叛

大清據地歸式耜請王還桂林王從成棟請將赴廣州  
式耜慮成棟挾王自專如劉承允事力爭之乃駐肇慶

十一月永州寶慶衡州並復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圖出楚之計不納慶國公陳邦傳守潯州自稱世守廣西欲如黔國公例式耜特疏劾之會中外多爭者邦傳乃止廣西巡撫魯可藻自署銜巡撫兩廣式耜亦疏駁之式耜身在外政有闕必疏諫嘗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王爲褒納而是時成棟子元允專朝政知敬式耜袁彭年丁時魁金堡等遂爭相倚附六年正月時魁等逐朱天麟不欲何吾騶爲首輔召式耜入直以文淵印畀之式耜終不入也未幾騰蛟聲桓成棟相繼敗歿國勢大危朝

士方植黨相角式耜不能禁七年正月南雄破王懼走梧州諸大臣許時魁等下獄式耜七疏論救胡執恭之擅封孫可望也式耜疏請斬之皆不納九月全州破開國公趙印選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守榕江與寧遠伯王永祚皆懼不出兵

大兵遂入嚴關十月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餉榕江無戍兵

大兵益深入十一月五日式耜檄印選出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綏寧伯蒲縵寧武伯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府

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勛請式耜上馬速走式耜堅不聽叱退之俄總督張同敞至誓偕死乃相對飲酒一老兵侍召中軍徐高付以敕印屬馳送王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黎明數騎至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遂與偕行至則踞坐於地諭之降不聽幽於民舍兩人日賦詩倡和得百餘首至閏十一月十有七日將就刑天大雷電空中震擊者三遠近稱異遂與同敞俱死同敞大學士居正曾孫事見居正傳時桂林殉難者光祿少卿汪暉投水死其破平樂也守將鎮西將軍朱旻如自剗有周震者官中書舍人居全州慷慨尚氣節武岡失全州危

震邀文武將吏盟於神誓死拒守條城守事宜上之留守瞿式耜式耜卽題爲御史監全州軍無何郝永忠盧鼎自全州撤兵還桂林守全諸將議舉城降震力爭不可衆怒殺之全州遂失

贊曰何騰蛟瞿式耜崎嶇危難之中介然以艱貞自守雖其設施經畫未能一覩厥效要亦時勢使然其於鞠躬盡瘁之操無少虧損固未可以是爲訾議也夫節義必窮而後見如二人之竭力致死靡有二心所謂百折不回者矣明代二百七十餘年養士之報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明史卷二百八十終

明史卷二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兼管吏部尚書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循吏

明太祖懲元季吏治縱弛民生凋敝重繩貪吏置之嚴  
典府州縣吏來朝陛辭諭曰天下新定百姓財力俱困  
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約  
己而愛人貪者必胺人以肥己爾等戒之洪武五年下  
詔有司考課首學校農桑諸實政日照知縣馬亮善督  
運無課農興士效立命黜之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

以當上指吏治煥然不變矣下逮仁宗撫循休息民人  
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英武之際內外多故而民心  
無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鮮貪殘故禍亂易弭也嘉  
慶以後資格既重甲科縣令多以廉卓被徵梯取臺省  
而龔黃之治或未之覲焉神宗末年徵發頻仍礦稅四  
出海內騷然煩費郡縣不克修舉厥職而廟堂考課一  
切以虛文從事不復加意循良之選吏治既以日渝民  
生由之益蹙仁宗之盛邈乎不可復追而太祖之法蔑  
如矣重內輕外實政不修謂非在上者不加之意使然  
乎漢史丞相黃霸唐史節度使韋丹皆入循吏傳中今

自守令超擢至公卿有勲德者事皆別見故採其終於  
庶僚政績可紀者作循吏傳

陳灌

方克勤

吳履

廖欽等

高斗南

余彥誠等

史誠祖

吳祥等

謝子襄

黃信中升

貝秉彝

劉孟雍等

萬觀

葉宗人

王源

翟溥福

李信圭

孫浩等

張宗璉

李驥

王瑩等

李湘

趙豫

趙登等

曾 泉

范 衷

周 濟

范希正

劉

綱

段 堅

陳 鋼

丁 積

田 鐸

唐 侃

湯紹恩

徐九思

龐 嵩

張 淳

陳幼學

陳灌字子將廬陵人也元末世將亂環所居築場種樹人莫能測後十年盜蠡起灌率武勇結屯林中盜不敢入一鄉賴以全太祖平武昌灌詣軍門謁見與語奇之

擢湖廣行省員外郎累遷大都督府經歷從大將軍徐達北征尋命築城泰州工竣除寧國知府時天下初定民棄詩書久灌建學舍延師選俊秀子弟受業訪問疾苦禁豪右兼并創戶帖以便稽民帝取爲式頒行天下伐石築堤作水門蓄洩護瀕江田百姓咸賴有坐盜麥舟者論死數十人灌覆按曰舟自漂至而愚民鬪取之非謀劫也坐其首一人餘悉減死灌丰裁嚴正而爲治寬恤類此洪武四年召入京病卒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元末台州盜起吳江同知金剛奴奉行省命募水兵禦之克勤獻策弗納逃之山中洪

武二年辟縣訓導母老辭歸四年徵至京師吏部試第  
二特授濟寧知府時始詔民墾荒閏三歲乃稅吏徵率  
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與民約稅  
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野以日闢  
又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教化興起盛夏守將督  
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請  
之中書省得罷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濟寧人歌之曰孰  
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  
父母視事三年戶口增數倍一郡饒足克勤爲治以德  
化爲本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

忍也自奉簡素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太祖用法嚴士大夫多被謫過濟寧者克勤輒周恤之永嘉侯朱亮祖嘗率舟師赴北平水涸役夫五千濬河克勤不能止泣禱於天忽大雨水深數尺舟遂達民以爲神八年入朝太祖嘉其績賜宴遣還郡尋爲屬吏程貢所誣謫役江浦復以空印事連逮死子孝聞孝儒孝聞十三喪母蔬食終制孝儒自有傳

吳履字德基蘭谿人少受業於聞人夢吉通春秋諸史李文忠鎮浙東聘爲郡學正久之舉於朝授南康丞南康俗悍謂丞懦也易之居數月摘發奸伏如老獄吏則

皆大驚相率斂跡履乃改崇寬大與民休息知縣周以中巡視田野爲部民所詈捕之不獲怒盡縛其鄉鄰履閼獄問故立釋之乃白以中以中益怒曰丞慢我履曰犯公者一人耳其鄰何罪今縛者衆而捕未已急且有變柰何以中意乃解邑有淫祠每祀輒有蛇出戶民指爲神履縛巫責之沉神像於江淫祠遂絕爲丞六年百姓愛之遷安化知縣大姓易氏保險自守江陰侯吳良將擊之召履計事履曰易氏逃死耳非反也招之當來不來誅未晚良從之易氏果至良欲籍農故爲兵者民大恐履曰世清矣民安於農請籍其願爲兵者不願可

勿強遷濰州知州山東兵常以牛羊代秋稅履與民計  
曰牛羊有死瘠患不若輸粟便他日上官令民送牛羊  
之陝西他縣民多破家濰民獨完會改州爲縣召履還  
濰民皆涕泣奔送履遂乞骸骨歸是時河內丞廖欽並  
以廉能稱居八年調吳江後坐事謫戍久之以老病放  
歸道河內河內民競持羊酒爲壽且遺之縑須臾衰數  
百匹欽固辭不得一夕遯去他若興化丞周舟以績最  
特擢吏部主事民爭乞留乃遣還之歸安丞高彬曹縣  
主簿劉郁衡山主簿紀惟正霑化典史杜濩皆坐事以  
部民乞宥復其官而惟正立擢陝西叅議其後州縣之

佐貳知名者在仁宣時則易州判官張有聞壽州判官許敏許州判官王通靈壁丞田誠安平丞耿福緣嘉定丞戴肅大名丞賀禎昌邑主簿劉整襄垣主簿喬育貴池典史黃金蘭深澤典史高聞英景時則養利判官汪浩泰州判官王思旻上海丞張禎吳江丞王懋本歷城丞熊觀黔陽主簿古初雲南南安州琅井巡檢李保或超遷或遷任皆因部民請云

高斗南字拱極陝西徽州人貌魁梧語音若鐘洪武中由薦舉授四川定遠知縣才識精敏多善政二十九年與知府永州余彥誠知縣齊東鄭敏儀真康彥民岳池

王佐安肅范志遠當塗孟廉及丞懷寧蘇億休寧甘鏞  
當塗趙森竝坐事先後被徵其耆民奔走闕下具列善  
政以聞太祖嘉之賜襲衣寶鈔遣還并賜耆民道路費  
諸人旣還任政績益著尋舉天下廉吏數人斗南與焉  
列其名於彰善榜聖政記以示勸九載績最擢雲南新  
興知州新興人愛之不異定遠居數年以衰老乞歸薦  
予吏科給事中恂自代成祖許之年七十而卒恂字士  
信博學能詩文官新興從大軍征交趾有協贊功師旋  
卒於官彥誠德興人初知安陸州以征稅愆期當就逮  
其父老伏闕乞留太祖賜宴嘉賞遣還父老亦預宴久

之擢知永州府終河東鹽運使敏常坐事被逮部民數千人守闕下求宥帝宴勞復其官賜鈔百錠衣三襲居數年考滿入朝部民復走京師乞再任帝從其請及是再獲宥彥民泰和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先知青田調儀真後歷巴陵天台並著名績永樂初罷歸洪熙元年御史巡按至天台縣民二百餘人言彥民廉公有爲乞還之天台慰民望御史以聞宣宗歎曰彥民去天台二十餘年民猶思之其有善政可知乃用爲江寧縣丞億廉森三人旣釋還明年復以事當逮縣民又走闕下頤其廉勤帝亦釋之時太祖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

輒逮繫聞其賢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者二十九年知縣靈璧周榮宜春沈昌昌樂于子仁丞新化葉宗竝坐事逮訊部民爲叩闈太祖喜立擢四人爲知府榮河南昌南安子仁登州宗黃州由是長吏競勸一時多循良之績焉榮字國華蓬萊人初爲靈璧丞坐累逮下刑部耆老羣赴輦下稱其賢帝賜鈔八十錠綺羅衣各一襲禮部宴榮及耆老而還之無何擢榮靈璧知縣及知河南亦有聲後建言稱旨擢河南左布政使

史誠祖解州人洪武末詣闕陳鹽法利弊太祖納之授陝上知縣爲治廉平寬簡永樂七年成祖北巡遣御史

考覈郡縣長吏賢否還言誠祖治第一賜璽書勞之曰  
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統御天下夙夜求賢  
共圖治理往往下詢民間皆言苦吏苛急能副朕心者  
實鮮爾敦厚老成恪共乃職持身勵志一於廉公平賦  
均徭政清訟簡民心悅戴境內稱安方古良吏亦復何  
讓特擢爾濟寧知州仍視汶上縣事其益共乃職慎終  
如始以永嘉譽欽哉并賜內醞一尊織金紗衣一襲鈔  
千貫御史又言貪吏虐民無若易州同知張騰遂徵下  
獄誠祖旣得旌益勤於治土田增闢戶口繁滋益編戶  
十四里成祖過汶上欲徙其民數百家於膠州誠祖奏

免之屢當遷職輒爲民奏留閱二十九年竟卒於任士  
民哀號留葬城南歲時奉祀是時縣令多久任蠡縣吳  
祥永樂時知嵩縣至宣德中閱三十二年卒於任臨汾  
李信永樂時由國子生授遵化知縣至宣德中閱二十  
七年始擢無爲知州以年老不欲赴遂乞歸涓縣房畧  
宣德間爲鄒縣知縣至正統中閱二十餘年卒於任吏  
民皆愛戴之而吉水知縣武進錢本忠有廉名詐誤罷  
官父老奔走號泣乞留郡人胡廣力保之得還任民聞  
本忠復來空闇井迎拜永樂中卒官民哀慕留葬吉水  
爭負土營墳其得民如誠祖云

謝子襄名袞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中由薦舉授青田知  
縣永樂七年與錢塘知縣黃信中開化知縣夏升並九  
載課最當遷其部民相率訴於上官乞再任上官以聞  
帝嘉之卽擢子襄處州知府信中杭州升衢州俾得治  
其故縣子襄治處州聲績益著郡有虎患歲旱蝗禱於  
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亦遁去有盜竊官鈔子襄檄城  
隍神盜方閱鈔密室忽疾風捲墮市中盜卽伏罪民鬻  
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前俛首若有訴乃捐俸贖  
還其主叛卒吳米據山谷爲亂朝廷發兵討之一郡洶  
洶子襄力止軍城中毋出而自以計掩捕之獲其魁餘

悉解散爲人廉謹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自隨二十二年卒信中餘千人先知樂清縣奸人給寡婦至京誣告鄉人謀叛而已逸去有司繫其婦以聞詔行所司會鞫信中廉得其情力詆爲誣獲全者甚衆盜殺一家三人獄久不決信中禱於神得真盜遠近稱之升鹽城人

貝秉彝名恒以字行上虞人永樂二年進士授邵陽知縣以憂去補東阿善決獄能以禮義導民歲大侵上平糴備荒議帝從之班下郡縣如東阿式邑西南有巨浸積潦爲田害秉彝相視高下鑿渠引入大清河涸之得沃壤數百頃民食其利尤善綜畫凡廢鐵敗皮朽索故

紙悉藏之暇令工匠煮膠鑄杵擣紙絞索貯於庫會成  
祖北巡敕有司建席殿秉彝出所貯濟用工遂速竣帝  
將召之東阿耆老百餘人詣闕自言願留貝令帝許之  
九載考滿入都詔進一階仍還東阿嘗坐累罰役京師  
民競代其役三罰三代乃復官秉彝爲吏明察而仁恕  
素善飲已仕遂已之宣德元年卒官時龍溪知縣南昌  
劉孟雍鄒縣知縣龍溪朱瑤建安知縣崑山張準婺源  
知縣建安吳春歙縣知縣江西樂平石啟宗皆有惠利  
民率懷思不忘云

萬觀字經訓南昌人弱冠成永樂十九年進士帝少之

令歸肄學尋召爲御史改嚴州知府府東境七里瀧有漁舟數百艇時剽行旅觀編十舟爲一甲令畫地巡警不匝月盜屏跡乃勵學校勸農桑奏減織造以銀代絲稅民皆便之九年考績治行爲海內第一旣以憂去將除服嚴州民豫上章願復得觀爲守金衢民亦上章乞之朝廷異焉補平陽府政績益茂有芝生堯祠棟上士民皆言使君德化所致觀曰太守知奉職而已芝非吾事也考滿擢山東布政使卒於官

葉宗人字宗行松江華亭人永樂中尚書夏原吉治水東南宗人以諸生上疏請濬范家港引浦水入海禁瀕

海民母作壩以遏其流帝令赴原吉所自效工竣原吉薦之授錢塘知縣縣爲浙江省會徭重豪有力往往構黠吏得財役貧民宗人令民自占甲乙書於冊以次簽役役乃均嘗視事有蛇升階若有所訴宗人曰爾有冤乎吾爲爾理蛇卽出遣隸尾之入餅肆爐下發之得僵屍蓋肆主殺而瘞之也又常行江中有死人挂舟舵推問則里無賴子所沉者遂俱伏法邑民以爲神按察使周新廉介吏也尤重宗人一日伺宗人出潛入其室見廚中惟銀魚腊一裏新歎息攜少許去明日召宗人共食飲至醉用儀仗導之歸時呼爲錢塘一葉清十五年

督工匠往營北京卒於塗新哭之累日

王源字啟澤龍巖人永樂二年擢進士授庶吉士改深澤知縣修學舍築長隄勸民及時嫁娶革其爭財之俗數上書論事被詔徵入都又論時政得失忤旨下吏會赦復官奏免逋負歲饑輒發粟振救坐是被逮民爭先輸納得贖還召爲春坊司直郎侍諸王講讀遷衛府紀善移松江同知奏捐積逋數十萬石以母老乞歸養服闈除刑部郎中英宗踐阼擇廷臣十一人爲知府賜宴及敕乘傳行源得潮州府城東有廣濟橋歲久圯壞源歛民萬金重築之以其餘建亭設先聖四配十哲像

刻藍田呂氏鄉約擇民爲約正約副約士講肄其中而時偕寮采董率焉西湖山上有大石爲怪源命鑿之果獲石骷髏怪遂息乃琢爲碑大書潮州知府王源除怪石會杖一民死民子訴諸朝并以築橋建亭爲源罪逮至京罪當贖徒潮人相率叩闈乃復其官久之乞休潮人奏留不獲祠祀之

翟溥福字本德東莞人永樂二年進士除青陽知縣九華虎爲患溥福檄山神虎卽殄久之移新淦遷刑部主事進員外郎爲尚書魏源所器正統元年七月詔舉廷臣堪爲郡守者源以溥福應乃擢南康知府先是歲歉

民擅發富家粟及收取漂流官木者前守悉坐以盜當  
死者百餘人溥福閱實杖而遣之地濱鄱陽湖舟遇風  
濤無所泊爲築石堤百餘丈往來者便之廬山白鹿書  
院廢溥福倡衆興復延師訓其子弟期望躬詣講授考  
績赴部以年老乞歸侍郎趙新嘗撫江西大聲曰翟君  
此邦第一賢守也胡可聽其去懇請累日乃許之辭郡  
之日父老爭臚金帛悉不受衆挽舟涕泣因建祠湖堤  
祀之又配享白鹿書院之三賢祠三賢者唐李渤宋周  
敦頤朱熹也

李信圭字君信泰和人洪熙時舉賢良授清河知縣縣

瘠而衝官艤日相衝役夫動以千計前令請得沐陽五百人爲助然去家遠艱於衣食信圭請免其助役代輸清河浮征三之二兩邑便之俗好發塚縱火信圭設教戒十三條令里民書於牌月朔望徹戒之且令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爲之變宣德三年上疏言本邑地廣人稀地當衝要使節繹絡日發民挽舟丁壯旣盡役及老穉妨廢農桑前年兵部有令公事亟者舟子五人緩者則否今此令不行役夫無限有一舟至四五十人者凶威所加誰敢詰問或遇快風步追不及則官舫人役沒其所齎衣糧俾受寒餒乞申明前令哀此憚人從之

八年春又言自江淮達京師沿河郡縣悉令軍民挽舟若無衛軍則民夫盡出有司州縣歲發二三千人晝夜以俟而上官又不分別雜泛差役一體派及致土田荒蕪民無蓄積稍遇歉歲輒老稚相攜緣道乞食實可憫傷請自儀真抵通州盡免其雜徭俾得盡力農田兼供夫役帝亦從之自是他郡亦蒙其澤正統元年用侍郎章敞薦擢知蘄州清河民詣闕乞留命以知州理縣事民有湖田數百頃爲淮安衛卒所奪民代輸租者六年信圭奏之詔還民饑民攘食人一牛御史論死八人信圭奏之免六人天久雨淮水大溢沒廬舍畜產甚衆

信圭奏請振貸并停歲辦物件及軍匠厨役濬河人夫報可南北往來道死不葬者信圭爲三大塚瘞之十一年冬尚書金濂薦擢處州知府其在清河已二十二年矣處州方苦旱信圭至輒雨未幾卒於官清河民爲立祠祀之自明興至洪宣正統間民淳俗富吏易爲治而其時長吏亦多勵長者行以循良見稱其秩滿奏留者不可勝紀略舉數人列於篇孫浩永樂中知邵陽遭喪去官洪熙元年陝西按察使頌浩前政請令補威寧宣宗嘉歎卽命起復久之超擢辰州知府薛慎知長清以親喪去洪熙元年長清民知慎服闋相率詣京師乞再

任吏部尚書蹇義以聞言長清別除知縣已久卽如民  
言又當更易帝曰國家置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民心  
不得雖屢易何害遂還之吳原知吳橋洪熙中九載考  
績赴部縣民詣闕乞留帝從之陳哲知博野以舊官還  
職解去宣德元年部民懇訴於巡按御史乞還哲御史  
以聞報可暢宣知泰安以母憂去民頌於副使鄆埜以  
聞仁宗命服闋還任宣德改元宣服闋吏部以請帝曰  
民欲之監司言之固當從况有先帝之命乎遂如其請  
劉伯吉知碭山以親喪去服除碭山民守闕下求再任  
吏部言新令已在碭山二年矣帝曰新者勝舊則民不

復思今久而又思其賢於新者可知矣遂易之孔公朝  
永樂時知寧陽坐與同僚飲酒忿爭竝遣戍部民屢叩  
闈乞還皆不許宣德二年詔求賢有以公朝薦者寧陽  
人聞之又相率叩闈乞公朝帝顧尚書蹇義曰公朝去  
寧陽已二十餘載民奏乞不已此非良吏耶可卽與之  
郭完知會寧爲奸人所訐被逮里老伏闕訟冤乞還帝  
亦許之徐士宗知貴溪宣德六年三考俱最民詣闕乞  
留詔增二秩還任郭南知常熟正統十二年以老致仕  
父老乞還任英宗許之張環知平山秩滿士民乞留英  
宗命進秩復任景泰初母憂去復從士民請奪情視事

徐榮知藁城親喪去官服闋部民乞罷新令而還榮英宗如其請景泰初秩滿復徇民請留之何澄知安福被劾民詣闕乞留英宗命還任乃築寅陂浚渠道復密湖之舊大興水利秩滿當遷侍講劉球爲民代請帝復留之田玉知桐鄉丁艱去英宗以部民及巡撫周忱請還其任其他若內邱馬旭桐廬楊信北流李禧洋縣王黼保安張庸獲鹿吳驥扶風宋端皆當宣宗之世以九載奏最爲民乞留卽加秩留任者也時帝方重循良而吏部尚書蹇義尤慎擇守令考察明恕沿及英宗吏治淳厚部民奏留率報可然其間亦有作奸者永寧稅課大

使劉迪刲羊置酒邀耆老請留宣宗怒下之吏漢中同  
知王聚亦張宴求屬吏保奏爲知府事聞宣宗并屬吏  
罪之自後部民奏留率下所司覈實云

張宗璉字重器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  
部主事錄囚廣東仁宗卽位擢左中允會詔朝臣舉所  
知禮部郎中況鍾以宗璉名上帝問少傅楊士奇曰人  
皆舉外吏鍾舉京官何也對曰宗璉賢臣與侍讀學士  
王直將舉之不意爲鍾所先耳帝喜曰鍾能知宗璉亦  
賢矣由是知鍾而擢宗璉南京大理丞宣德元年詔遣  
吏部侍郎黃宗載等十五人出釐各省軍籍宗璉往福

建明年坐奏事忤旨謫常州同知朝遣御史李立理江  
南軍籍檄宗璉自隨立受黠軍詞多逮平民實伍宗璉  
數爭之立怒宗璉輒臥地乞杖曰請代百姓死免株累  
甚衆初宗璉使廣東務廉恕至是見立暴橫心積不平  
疽發背卒常州民白衣送喪者千餘人爲建祠君山宗  
璉蒞郡不攜妻子病亟召醫室無燈燭童子從外索取  
油一盃入宗璉立却之其清峻如此

李驥字尚德鄴城人舉洪武二十六年鄉試入國學居  
三年授戶科給事中時關市譏商旅發及囊篋驥奏止  
之尋坐事免建文時薦起新鄉知縣招流亡給以農具

復業者數千人內艱去官民相率奏留者數四不許永樂初服闋改知東安事有病民輒奏於朝罷免之有嫠婦子齧死訴於驥驥禱城隍神深自咎責明日狼死於其所侍郎李昶等交薦擢刑部郎中奏陳十餘事多見採納坐累謫役保安洪熙時有詔求賢薦爲御史陳經國利民十事仁宗嘉納宣德五年巡視倉場軍高祥盜倉粟驥執而鞠之祥父妾言祥與張貴等同盜驥受貴等賄故獨罪祥刑部侍郎施禮遂論驥死驥上章自辨帝曰御史旣禽盜安肯納賄命偕都察院再訊驥果枉帝乃切責禮而復驥官其年十一月擇廷臣二十五人

爲郡守奉敕以行驥授河南知府肇慶則給事中王瑩  
瓊州則戶部郎中徐鑑汀州則禮部員外郎許敬軒寧  
波則刑部主事鄭恪撫州則大理寺正王昇後皆以政  
績著河南境多盜驥爲設火甲一戶被盜一甲償之犯  
者大署其門曰盜賊之家又爲勸教文振木鐸以徇之  
自是人咸改行道不拾遺郡有伊王府王數請囑不從  
中官及校卒虐民又爲驥所抑恨甚及冬至令驥以四  
更往陪位行禮及驥如期往誣驥後期執而桎梏之次  
日乃釋驥奏聞帝怒貽書讓王府中丞奉長史典儀悉  
逮置於理驥持身端恪晏居雖几席必正蒞郡六年卒

年七十士民赴弔咸哭失聲王瑩鄞人起家舉人居肇  
慶九年進秩二等後徙知西安徐鑑宜興人在瓊四年  
卒郡人祀之九賢祠許敬軒天台人起家國子生守汀  
時糾參政陳羽貪暴宣宗爲逮治羽卒官士民爭賻之  
魏恪閩縣人起家進士守寧波以艱去會海寇入犯民  
數千詣闈乞留詔奪情復任嘗劾中使呂可烈無狀帝  
爲誅可烈久之擢浙江參政王昇龍溪人起家進士在  
郡九載以部民乞留增秩還任以疾歸

李湘字永懷泰和人永樂中由國子生理刑都察院以  
才擢東平知州常祿外一無所取訓誠吏民若家人然

城東有大村壩源出岱嶽雨潦輒爲民患奏發丁夫隄之州及所轄五邑地多荒蕪力督民墾闢公私皆實會舊官還任將解去民羣乞於朝帝從其請成祖晚年數北征令山東長吏督民轉餉道遠多死亡惟東平人無失所奸人誣湘苛斂民財訐於布政司縣民千三百人走訴巡按御史暨布按二司力白其冤耆老七十人復奔伏闕下發奸人誣陷狀及布政司繫湘入都又有耆老九十人隨湘訟冤通政司以聞下刑曹閱實乃復湘官而抵奸人於法蒞州十餘年至正統初詔大臣舉郡守尚書胡濱以湘應遂擢懷慶知府東平民扶攜老幼

泣送數十里懷慶有軍衛素挾勢厲民湘隨時裁制皆  
不敢犯居三年卒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燕王起兵下保定豫以諸生督賦  
守城永樂五年授泌陽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進員外  
郎內艱起復洪熙時進郎中宣德五年五月簡廷臣九  
人爲知府豫得松江奉敕往時衛軍恣橫豫執其尤者  
杖而配之邊衆遂帖然一意拊循與民休息擇良家子  
謹厚者爲吏訓以禮法均徭節費減吏員十之五巡撫  
周忱有所建置必與豫議及清軍御史李立至專務益  
軍勾及姻戚同姓稍辨則酷刑榜掠人情大擾訴枉者

至一千一百餘人鹽司勾竈丁亦累及他戶大爲民害  
豫皆上章極論之咸獲蘇息有詔減蘇松官田重租豫  
所轄華亭上海二縣減去十之二三正統中九載考績  
民五千餘人列狀乞留巡按御史以聞命增二秩還任  
及十年春大計羣吏始舉卓異之典豫與寧國知府袁  
旭皆預焉賜宴及襲衣遣還在職十五年清靜如一日  
去郡老穉攀轅留一履以識遺愛後配享周忱祠方豫  
始至患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言諭之曰明日來衆皆  
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及訟者踰宿忿漸平或  
被勸阻多止不訟始與豫同守郡者蘇州况鍾常州莫

愚吉水陳本深溫州何文淵杭州馬儀西安羅以禮建昌陳鼎竝皦皦著名績豫尤以愷悌稱是時列郡長吏以惠政著聞者湖州知府祥符趙登秩滿當遷民詣闕乞留增秩再任自宣德至正統先後在官十七年登同里岳璿繼之亦有善政民稱爲趙岳淮安知府南昌彭遠被誣當罷民擁中官舟乞爲奏請宣帝命復留之正統六年超擢廣東布政司荊州知府大庾劉永遭父喪軍民萬八千餘人乞留英宗命奪情視事鞏昌知府鄆縣戴浩擅發邊儲三百七十石振饑被劾請罪景帝原之徽州知府孫遇秩滿當遷民詣闕乞留英宗令進秩

視事先後在官十八年遷至河南布政使惟袁旭在寧國爲督學御史程富所誣劾逮死獄中而寧國人惜之立祠祀焉

曾泉泰和人永樂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宣德初都御史邵玘甄別屬察泉謫汎水典史卒正統四年河南參政孫原貞上言泉操行廉潔服官勤敏不以降黜故有偷惰心躬督民闢荒土收穀麥伐材木備營繕通商賈完逋責官有儲積民無科擾造舟楫置棺槨贍民器用百姓婚喪不給者咸資於泉死之日老幼巷哭臣行部汎水泉沒已三年矣民懷其惠言輒流涕雖古

循吏何以加茲若使海內得泉等數十人分治郡邑可使朝廷恩澤滂流物咸得所雖在異代猶宜下詔褒美而獎錄未及官階未復使泉終蒙貶謫之名不獲顯於當世良可矜恤請追復泉爵褒旣往以風方來帝從之范衷字恭肅豐城人永樂十九年進士除壽昌知縣闢荒田二千六百畝興水利三百四十有六區正統五年三考報最當遷邑人頌德乞留御史以聞朝廷許之尋以外艱去服闋起知汝州吏部尚書王直察舉天下廉吏數人衷爲第一性至孝廬父墓瓜生連枝有白兔三馴擾墓側鄉人莫不高其行

周濟字大亨洛陽人永樂中以舉人入太學歷事都察院都御史劉觀薦爲御史固辭宣德時授江西都司斷事艱歸補湖廣正統初擢御史大同鎮守中官以驕橫聞敕濟往廉之濟變服負薪入其宅盡得不法狀還報帝大嘉之已巡按四川威州土官董敏王允相讐殺詔濟督官兵進討濟曰朝廷綏安遠人宜先撫而後征馳檄諭之遂解十一年出爲安慶知府歲比不登民間鬻子女充衣食方舟而去者相接濟借漕糧以振而禁鬻制禁侈費愆嫁葬期者有罰風俗一變饑民聚掠富家

栗富家以盜劫告濟下令曰民饑故如此然得穀當報  
太守數太守當代爾償掠者遂解散濟卒官民皆罷市  
巷哭云

范希正字以貞吳縣人宣德三年舉賢良方正授曹縣  
知縣有奸吏受賄希正按其罪械送京師吏反誣希正  
他事坐逮曹民八百餘人詣京白通政司言希正廉能  
橫爲奸吏誣枉侍郎許廓以公事過曹曹父老二百餘  
人遮道稽颡泣言朝廷奪我賢令事竝聞帝乃釋希正  
使還縣正統十年山東饑惟曹以希正先積粟得無患  
大理寺丞張驥振山東聞之因請升曹縣爲州而以希

正爲知州從之時州民負官馬不能償多逃竄希正節  
公費代償九十餘匹逃者皆復業吉水人誣曹富民殺  
其兄連坐甚衆希正密移吉水按其人姓名皆妄事得  
白治曹二十三年歷知州再考乃致仕當是時潞州知  
州咸寧燕雲徐州知州楊祕全州知州錢塘周健霸州  
知州張需定州知州王約皆大著聲績祕健進秩視事  
約賜詔旌異需忤太監王振戍邊人尤惜之而得民最  
久者無若希正與寧州知州劉綱綱字之紀禹州人建  
文二年進士由府谷知縣遷是職蒞州三十四年仁宗  
嘗賜酒饌人以爲榮正統中請老去民送之涕泣載道

及卒寧民祀之狄仁傑祠中其孫卽大學士宇也

段堅字可大蘭州人早歲受書卽有志聖賢舉於鄉入國子監景泰元年上書請悉徵還四方監軍罷天下佛老宮疏奏不行五年成進士授福山知縣刊布小學俾士民講誦俗素陋至是一變村落皆有絃誦聲成化初賜敕旌異超擢萊州知府期年化大行以憂去服除改知南陽召州縣學官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指使轉相勸誘創志學書院聚秀民講說五經要義及濂洛諸儒遺書建節義祠祀古今烈女訟獄徭賦務底於平居數年大治引疾去士民號泣送者踰境不絕及聞其卒立祠

春秋祀之堅之學私淑河東薛瑄務致知而踐其實不以謾聞取譽故能以儒術飾吏治子吳進士翰林檢討詔附焦芳劉瑾敗落職墮其家聲焉

陳鋼字堅遠應天人舉成化元年鄉試授黔陽知縣楚俗居喪好擊鼓歌舞鋼教以歌古哀詞民俗漸變縣城當沅湘合流數決壞廬舍鋼募人採石甃隄千餘丈水不爲害南山厓官道數里徑窄甚行者多墮厓死鋼積薪燒山沃以鹽拓徑丈許行者便之鋼病民爭籲神願減已算益鋼壽遷長沙通判監修吉王府第工成王賜之金帛不受請王故殿材修岳麓書院王許之弘治元

年丁母憂歸卒黔陽長沙並祠祀之子沂官侍講見文苑傳

丁積字彥誠寧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至卽師事邑人陳獻章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民中貴梁芳邑人也其弟長橫於鄉責民逋過倍復訴於積積追券焚之且收捕繫獄由是權豪屏跡申洪武禮制參以朱子家禮擇耆老誨導百姓良家子墮業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解說風俗大變民出錢輸官供役名均平錢其後吏貪復令甲首出錢供用曰當月錢貧者至鬻子女積一切杜絕俗信巫鬼爲痛毀淫祠旣而

歲大旱築壇圭峯頂晰夕伏壇下者八日雨大澍而積  
遂得疾以卒士民聚哭於途有一嫗夜哭極哀或問之  
曰來歲當甲首丁公死吾無以聊生矣

田鐸字振之陽城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遷  
員外郎郎中弘治二年奉詔振四川坐誤遺敕中語謫  
蓬州知州州東南有江洲八十二頃爲豪右所據鐸悉  
以還民建大小二十四橋又鑿三溪山以便行者御史  
行部至蓬寂無訟者訝之已乃知州無寃民也太息而  
去薦於朝擢廣東僉事遷四川參議不赴以老疾告歸  
正德時劉瑾矯詔言鐸理廣東鹽法簿牒未明逮赴廣

未就道而瑾誅或勸鐸母行鐸不聽行次九江卒年八  
十二矣

唐侃字廷直丹徒人正德八年舉於鄉授永豐知縣之  
官不攜妻子獨與一二童僕飯蔬豆羹以居久之吏民  
信服永豐俗刁訟尚鬼尤好俳優侃禁止之進武定知  
州會清軍籍應發遣者至萬二千人侃曰武定戶口三  
萬是空半州也力爭之又有議徙州境徒駭河者侃復  
言不宜朞民財填溝壑事竝得寢章聖皇太后葬承天  
諸內奄迫脅所過州縣吏索金錢宣言供張不辦者死  
州縣吏多逃侃置空棺旁舍中奄迫之急則給至棺所

指而告之曰吾辦一死金錢不可得也諸奄皆愕眙去  
稍遷刑部主事卒初侃少時從丁璣學鄰女夜奔之拒  
勿納其父坐繫侃請代不得藉草寢地逾歲父獲宥乃  
止其操行貞潔蓋性成也

湯紹恩安岳人父佐弘治初進士仕至參政紹恩以嘉  
靖五年擢第十四年由戶部郎中遷德安知府尋移紹  
興爲人寬厚長者性儉素內服疏布外以父所遺故袍  
襲之始至新學宮廣設社學歲大旱徒步禱烈日中雨  
卽降緩刑罰恤貧弱旌節孝民情大和山陰會稽蕭山  
三邑之水匯三江口入海潮汐日至擁沙積如邱陵遇

霪潦則水阻沙不能驟洩良田盡成巨浸當事者不得已決塘以瀉之塘決則憂旱歲苦修築紹恩遍行水道至三江口見兩山對峙喜曰此下必有石根余其於此建閘乎募善水者探之果有石脈橫亘兩山間遂興工先投以鐵石繼以籠盛甃屑沉之工未半潮衝蕩不能就怨讐煩興紹恩不爲動禱於海神潮不至者累日工遂竣修五十餘尋爲閘二十有八以應列宿於內爲備閘三曰經湧曰撞塘曰平水以防大閘之潰閘外築石隄四百餘丈扼潮始不爲閘患刻水則石間俾後人相水勢以時啟閉自是三邑方數百里間無水患矣士民

德之立廟閭左歲時奉祀不絕屢遷山東右布政使致仕歸年九十七而卒初紹恩之生也有峨嵋僧過其門曰他日地有稱紹者將承是兒恩乎因名紹恩字汝承其後果驗

徐九思貴溪人嘉靖中授句容知縣始視事恂恂若不能俄有吏袖空牒竊印者九思摘其奸論如法郡吏爲叩頭請不許於是人人惴恐爲治於單赤務加恩而御蒙猾特嚴訟者扶不過十諸所催科預爲之期逾期令里老逮之而已隸莫敢至鄉落縣東西通衢七十里塵土積三尺雨雪泥沒股九思節公費斂以石行旅便之

朝廷數遣中貴醮神三茅山縣民苦供應九思搜故牒有鹽引金久貯於府者請以給賞民無所擾歲侵穀湧貴巡撫發倉穀數百石使平價糴而償直於官九思曰彼糴者皆豪也貧民雖平價不能糴乃以時價糴其半還直於官而以餘穀煮粥食餓者穀多則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遠者則就旁富人穀而官爲償之全活甚衆嘗曰卽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蠲租賜復第在吾曹酌緩急而已久之與應天府尹不合爲巡撫所劾吏部尚書熊浃知其賢特留之積九載遷工部主事歷郎中治張秋河道漕河與鹽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則泛濫

爲田患九思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俾二水相通漕水溢則有所洩以入海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於涸工成遂爲永利時工部尚書趙文華視師東南道河上九思不出迎遣一吏齎牒往謁文華嫚罵而去會遷高州知府文華歸修舊怨與吏部尚書吳鵬合謀搆之遂坐九思老致仕句容民爲建祠茅山九思家居二十二年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山迎我遂卒子貞明自有傳

龐嵩字振卿南海人嘉靖十三年舉於鄉講業羅浮山從遊者雲集二十三年歷應天通判進治中先後凡八

年府缺尹屢攝其事始至值歲饑上官命督振公粟竭貸之巨室富家全活者六萬七千餘人乃蠲積逋緩征徭勤勞徠復業者又十萬餘人留都民苦役重力爲調劑凡優免戶及寄居客戶詭稱官戶寄莊戶女戶神帛堂匠戶俾悉出以供役民困大蘇江寧縣葛仙永豐二鄉頻遭水患居民止存七戶嵩爲治隄築防得田三千六百畝立惠民莊四召貧民佃之流移盡復屢剖寃獄戚畹王湧舉人趙君寵占良人妻殺人嵩置之法早遊王守仁門淹通五經集諸生新泉書院相與講習歲時單騎行縣以壺漿自隨京府佐貳鮮有舉其職者至嵩

以善政特聞府官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外察嵩謂非  
體疏請止之遂爲永制遷南京刑部員外郎進郎中撰  
原刑司刑祥刑明刑四篇曰刑曹志時議稱之遷雲南  
曲靖知府亦有政聲中察典以老罷而年僅五十復從  
湛若水游久之卒應天曲靖皆祠之名宦葛仙鄉專祠  
祀之

張淳字希古桐城人隆慶二年進士授永康知縣吏民  
素多奸黠連告罷七令淳至日夜閱案牘訟者數千人  
剖決如流吏民大駭服訟浸減凡赴控者淳卽示審期  
兩造如期至片晷分析無留滯鄉民裹飯一包即可畢

訟因呼爲張一包謂其敏斷如包拯也巨盜盧十八剽庫金十餘年不獲御史以屬淳淳刻期三月必得盜而請御史月下數十檄及檄累下淳陽笑曰盜遁久矣安從捕寢不行吏某婦與十八通吏頗爲耳目聞淳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淳乃令他役詐告吏負金繫吏獄密召吏責以通盜死罪復教之請以婦代繫而已出營貲以償十八聞亟往視婦因醉而禽之及報御史僅兩月耳民有睚眦嫌輒以人命訟淳驗無實卽坐之自是無誣訟者永人貧生女多不舉淳勸誠備至貧無力者捐俸量給全活無數歲旱劫掠公行下令劫奪者死有

奪五斗米者淳佯取死囚杖殺之而榜其罪曰是劫米者衆皆懾服久之以治行第一赴召去永甫就車顧其下曰某盜已來去此數里可爲我縛來如言跡之盜正濯足於河繫至盜服辜永人駭其事謂有神告淳曰此盜捕之急則遁今聞吾去乃歸耳以理卜何神之有擢禮部主事歷郎中謝病去起建寧知府進浙江副使時浙江有召募兵撫按議散之兵皆洶洶淳曰是僨悍者留則有用汰則叵測不若汰其老弱而留其壯勇則留者不思亂汰者不能亂矣從之事遂定官終陝西布政陳幼學字志行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縣

政務惠民積粟萬二千石以備荒墾萊田八百餘頃給貧民牛五百餘頭覈黃河退地百三十餘頃以賦民里婦不能紡者授紡車八百餘輛置屋千二百餘間分處貧民建公廨八十間以居六曹吏俾食宿其中節公費六百餘兩代正賦之無徵者栽桑榆諸樹三萬八千餘株開河渠百九十八道布政使劉渾成弟燦成助妾殺妻治如律行太僕卿陳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汝寧知府邱度慮幼學得禍言於撫按調繁中牟秋成時飛蝗蔽天幼學捕蝗得千三百餘石乃不爲災縣故土城卑且圮給饑民粟俾修築工成民不知役縣南荒地多

茂草根深難墾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幼學疏爲河者五十七爲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爲築隄十三道障之給貧民牛種貧婦紡具倍於確山越五年政績茂著以不逋權貴當考察拾遺掌道御史擬斥之其子爭曰兒自中州來咸言中牟治行無雙今予殿何也乃已稍遷刑部主事中官採御園果者怒殺園夫母棄其屍河中幼學具奏逮置之法嘉興人袁黃妄批削四書書經集註名曰刪正刊行於時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疏雖留

中鏤板盡毀以員外郎恤刑畿輔出矜疑三百餘人進郎中遷湖州知府甫至卽捕殺豪惡奴有施敏者士族子楊陞者人奴也橫郡中幼學執敏置諸獄敏賂貴人囑巡撫檄取親鞫幼學執不予以立杖殺之敏獄辭連故尚書潘季馴子廷圭幼學言之御史疏劾之下獄他奸豪復論殺數十輩獨楊陞畏禍歛跡置之已念已去陞必復逞遂捕置之死一郡大治霪雨連月禾盡死幼學大舉荒政活饑民三十四萬有奇御史將薦之徵其治行推官閻世科列上三十六事御史以聞詔加按察副使仍視郡事久之以副使督九江兵備幼學年已七十

其母尚在遂以終養歸母卒不復出天啟三年起南京  
光祿少卿改太常少卿俱不赴明年卒年八十四矣中  
牟湖州竝祠祀之

明史卷二百八十一終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七十

總裁寫鑑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張廷玉等級張廷玉等纂

敕修

儒林

粵自司馬遷班固創述儒林著漢興諸儒修明經藝之由朝廷廣厲學官之路與一代政治相表裏後史沿其體製士之抱遺經以相授受者雖無他事業率類次爲篇宋史判道學儒林爲二以明伊雒淵源上承洙泗儒宗統緒莫正於是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是以載籍雖繁莫可廢也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當干戈搶攘之

時所至徵召者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興起教化煥乎成一代之宏規雖天亶英姿而諸儒之功不爲無助也制科取士一以經義爲先網羅碩學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雖弗究於用其清修篤學海內宗焉吳與弼以名儒被薦天子修幣聘之殊禮前席延見想望風采而譽隆於實詬詐叢滋自是積重甲科儒風少替白沙而後曠典缺如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

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  
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  
徧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  
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要之有明諸儒衍伊  
雒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鎔銖或爽遂啟岐趨襲謬承  
譌指歸彌遠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  
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  
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今差別其  
人準前史例作儒林傳有事功可見列於正傳者茲不  
復及其先聖先賢後裔明代亟爲表章衍聖列爵上公

與國終始其他簪纓逢掖奕葉承恩亦儒林盛事也考其原始別自爲篇附諸末簡以備一代之故云

范祖幹

葉

儀等

謝應芳

汪克寬

梁寅

趙汸

陳謨

薛瑄

閻禹錫

胡居仁

余祐

蔡清

陳周惠元等

羅欽順

曹端

吳與弼

胡九韶等

陳真晟

呂柟

呂潛等

邵寶

王問

楊廉

劉觀

孫

鼎

馬理

魏校

王應電

敬臣

周瑛

潘府

崔銑

何塘

唐伯元

黃淳耀

弟淵耀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從同邑許謙遊得其指要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以慎獨持守之功太祖下婺州與葉儀並召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是書太祖令剖陳其義祖幹謂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

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  
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  
禍亂文致太平悉是道也深加禮貌命二人爲諮議祖  
幹以親老辭歸李文忠守處州特加敬禮恒稱之爲師  
祖幹事親孝父母皆八十餘而終家貧不能葬鄉里共  
爲營辦悲哀三年如一日有司以聞命表其所居曰純  
孝坊學者稱爲純孝先生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業於  
許謙謙誨之曰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  
變化氣質爲先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已而授徒講學  
士爭趨之其語學者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

詞奧義則近代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已意而妄有是非也太祖克婺州召見授爲諮議以老病辭已而知府王宗顯聘儀及宋濂爲五經師非久亦辭歸隱居養親所著有南陽雜藁吳沉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守死不變門人何壽朋字德齡亦金華人窮經守志不妄干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歿舍所居宅易地以葬學者因其自號稱曰歸全先生同邑汪與立字師道祖幹門人其德行與壽朋齊名而文學爲優隱居教授以高壽終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也自幼篤志好學潛心性理以道義名節自勵元至正初隱白鶴溪上構小室顏曰龜巢因以爲號郡辟教鄉校子弟先質後文諸生皆循循雅飭疾異端惑世嘗輯聖賢格言古今明鑒爲辨惑編有舉爲三衢書院山長者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吳中吳人爭延致爲弟子師久之江南底定始來歸年逾七十矣徙居芳茂山一室蕭然晏如也有司徵修郡志強起赴之年益高學行益劭達官縉紳過郡者必訪於其廬應芳布衣韋帶與之抗禮議論必闡世教切民隱而導善之志不衰詩文雅麗蘊藉而所自得者理學爲深

卒年九十七

汪克寬字德一祁門人祖華受業雙峯饒魯得勉齋黃氏之傳克寬十歲時父授以雙峯問答之書輒有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習專勤異凡兒後從父之浮梁問業於吳仲迂志益篤元泰定中舉應鄉試中選會試以答策伉直見黜慨然棄科舉業盡力於經學春秋則以胡安國爲主而博考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易則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禮經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四方學士執經門下者甚衆至正間蘄黃兵至室廬貲財盡遭焚掠簞

瓢屢空怡然自得洪武初聘至京師同修元史書成將授官固辭老疾賜銀幣給驛還五年冬卒年六十有九梁寅字孟敬新喻人世業農家貧自力於學淹貫五經百氏累舉不第遂棄去辟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歲以親老辭歸明年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太祖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寅就徵年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書成賜金幣將授官以老病辭還結廬石門山四方士多從學稱爲梁五經又稱石門先生鄰邑子初入官詣寅請教寅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其人問天德王道之要

寅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  
也其人退曰梁子所言平平耳後以不檢敗語人曰吾  
不敢再見石門先生寅卒年八十二

趙汸字子常休寧人生而姿稟卓絕初就外傳讀朱子  
四書多所疑難乃盡取朱子書讀之聞九江黃澤有學  
行往從之游澤之學以精思自悟爲主其教人引而不  
發汸一再登門乃得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已復往留  
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後復從臨  
川虞集游獲聞吳澄之學乃築東山精舍讀書著述其  
中雞初鳴輒起澄心默坐由是造詣精深諸經無不通

貫而尤邃於春秋初以聞於黃澤者爲春秋師說三卷復廣之爲春秋集傳十五卷因禮記經解有屬辭比事春秋教之語乃復著春秋屬辭八篇又以爲學春秋者必考左傳事實爲先杜預陳傅良有得於此而各有所蔽乃復著左氏補注十卷當是時天下兵起汎轉側干戈間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懈太祖旣定天下詔修元史徵汎預其事書成辭歸未幾卒年五十有一學者稱東山先生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幼能詩文邃於經學旁及子史百家涉流探源辨析純駁犁然要於至當隱居不求仕而

究心經世之務嘗謂學必敦本莫加於性莫重於倫莫先於變化氣質若禮樂刑政錢穀甲兵度數之詳亦不可不講習一時經生學子多從之游事親孝友於其弟鄉人有爲不善者不敢使聞洪武初徵詣京師賜坐議學學士宋濂待制王禕請留爲國學師謨引疾辭歸屢應聘爲江淛考試官著書教授以終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性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榮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旣而聞高密魏希

文海寧范汝舟深於理學貞乃並禮爲瑄師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闕淵源至忘寢食後貞復改官鄆陵瑄補鄆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尚書郭璡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

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  
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  
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  
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  
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  
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  
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未減有差繫獄待決瑄  
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  
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  
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

球乃免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卽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寘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言於帝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已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

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許之歸瑄學一本程朱  
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  
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  
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  
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弘治中  
給事中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廉  
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  
隆慶六年允廷臣請從祀先聖廟庭其弟子閻禹錫字  
子與洛陽人父端舉河南鄉試第一爲教諭卒禹錫方  
九歲哭父幾滅性長博涉羣書領正統九年鄉薦除昌

黎訓導以母喪歸廬墓三年詔以孝行旌其閭聞河津  
薛瑄講濂洛之學遂罷公車往受業久之將歸瑄送至  
里門告之曰爲學之要居敬窮理而已禹錫歸得其大  
指益務力行天順初大學士李賢薦爲國子學正請嚴  
監規以塞奔競復武學以講備禦帝皆從之尋陞監丞  
忤貴幸左遷徽州府經歷諸生伏闕乞留不允再遷至  
南京國子監丞掌京衛武學四爲同考官超拜監察御  
史督畿內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解一時多  
士皆知嚮學成化十二年卒年五十一周蕙字廷芳泰  
州人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惕

然感動遂讀書州人段堅薛瑄門人也時方講學於里  
蕙往聽之與辨析堅大服誨以聖學蕙乃研究五經又  
從學安邑李景景亦瑄門人也由舉人官清水教諭學  
使者歎其賢薦景代已命未下而卒蕙從之久學益邃  
恭順侯吳瑾鎮陝西欲聘爲子師固辭不赴或問之蕙  
曰吾軍士也召役則可若以爲師師豈可召哉瑾躬送  
二子於其家蕙始納贊焉後還居泰州之小泉幅巾深  
衣動必由禮州人多化之稱爲小泉先生以父久遊江  
南不返渡揚子江求父舟覆溺死蕙門人著者薛敬之  
李錦王爵夏尚樸敬之字顯思渭南人五歲好讀書不

逐羣兒戲長從蕙游雞鳴候門啟輒灑掃設座跪而請  
教嘗語人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學近伊洛吾以爲友憲宗初以歲  
州陳雲達忠信狷介事必持敬吾以爲友憲宗初以歲  
貢生入國學與同舍陳獻章並有盛名會父母相繼歿  
號哭徒步大雪中遂成足疾母嗜韭終身不食韭成化  
末選應州知州課績爲天下第一弘治九年遷金華同  
知居二年致仕卒年七十四所著有道學基統洙泗言  
學錄爾雅便音思菴埜錄諸書思菴者敬之自號也其  
門人呂柟最著自有傳錦字名中咸寧人舉天順六年  
鄉試入國學爲祭酒邢讓所知讓坐事下吏錦率衆抗

章白其非辜幼喪父事母色養執喪盡禮不作浮屠法  
巡撫余子俊欲延爲子師錦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所  
居僅蔽風雨布衣糲食義不妄取成化中選松江同知  
卒官爵字錫之泰州人弘治初由國學生授保安州判  
官有平允聲其教門人也務以誠敬爲本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  
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  
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  
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鵠衣簞食晏如也築室  
山中四方來學者甚衆皆告之曰學以爲已勿求人知

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業錄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故卑者溺於功利高者驚於空虛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功夫間斷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旣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居仁性行淳篤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與羅倫張元禎友善數會於弋陽龜峯嘗言陳獻章學近禪悟莊景詩止豪曠此風

既成爲害不細又病儒者撰述繁蕪謂朱子註參同契  
陰符經皆不作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  
院過饒城淮王請講易傳待以賓師之禮是時吳與弼  
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然學者或有間言居仁闡修自  
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  
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曆十三年從祀孔廟復追謚  
文敬其弟子余祐最著祐字子積鄱陽人年十九師事  
居仁居仁以女妻之弘治十二年舉進士爲南京刑部  
員外郎以事忤劉瑾落職瑾誅起爲福州知府鎮守太  
監市物不予直民羣訴於祐涕泣慰遣之云將列狀上

聞鎮守懼稍戢然恚甚遣人入京告其黨曰不去余祐  
鎮守不得自遂也然祐素廉撫拾竟無所得未幾遷山  
東副使父憂服闋補徐州兵備副使中官王敬運進御  
物入都多挾商船與知州樊準指揮王良詬良發其違  
禁物敬懼詣祐求解祐不聽敬誣奏準等歎已遂并逮  
祐謫爲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初歷  
雲南布政使以太僕寺卿召未行改吏部右侍郎祐已  
先卒祐之學墨守師說在獄中作性書三卷其言程朱  
教人專以誠敬入學者誠能去其不誠不敬者不患不  
至古人時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論謂其學終歸於存

養祐謂朱子論心學凡三變存齋記所言乃少時所見及見延平而悟其失後聞五峯之學於南軒而其言又一變最後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執少年未定之見而反謂之晚年哉其辨出守仁之徒不能難也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少走侯官從林玭學易盡得其旨繁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二二十年成進士卽乞假歸講學已謁選得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部重清調爲稽勲主事恒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復除

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父歸甫兩月而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輓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劉瑾知天下議已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平生飭躬砥行貧而樂施爲族黨依賴以

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蒙  
引進於朝詔爲刊布萬曆中追謚文莊贈禮部右侍郎  
其門人陳琛王宣易時中林同趙遂蔡烈並有名而陳  
琛最著琛字思獻晉江人杜門獨學清見其文異之曰  
吾得友此人足矣琛因介友人見清清曰吾所發憤沉  
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子已盡得之今且盡  
以付子矣清歿十年琛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南京戶  
部就擢考功主事乞終養歸嘉靖七年有薦其恬退者  
詔徵之琛辭居一年卽家起貴州僉事旋改江西皆督  
學校並辭不赴家居卻掃一室偃臥其中長吏莫得見

其面同郡林希元字懋貞與琛同年進士歷官雲南僉事坐考察不謹罷歸所著存疑等書與琛所著易經通典四書淺說並爲舉業所宗王宣晉江人弘治中舉於鄉一赴會試不第以親老須養不再赴嘗曰學者混朱陸爲一便非真知爲人廓落豪邁俯視一世易時中字嘉會亦晉江人舉於鄉授東流敎諭遷夏津知縣有惠政稍遷順天府推官以治胡守中獄失要人意將中以他事遂以終養歸道出夏津老稚爭獻果脯將別有哭失聲者母年九十一而終時中七十矣毀不勝喪而卒趙遂字子重東平人弘治中舉鄉試受易於清蔡氏易

止行於閩南及是北行齊魯矣居母喪毀瘠後會試不第遂抗志不出生平好濂洛諸子之學於明獨好薛氏讀書錄蔡烈字文繼龍溪人父吳瓊州知府烈弱冠爲諸生受知於清及莆田陳茂烈隱居鶴鳴山之白雲洞不復應試嘉靖十二年詔舉遺佚知府陸金以烈應以母老辭巡按李元陽檄郡邑建書院亦固辭忽山鳴三日烈遂卒主簿詹道嘗請論心烈曰宜論事孔門求仁未嘗出事外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學士豐熙戍鎮海見烈歎曰先生不言躬行熙已心醉矣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與祭酒章懋以實行教士未幾奉親歸因乞終養劉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官遷南京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入爲吏部左侍郎世宗卽位命攝尚書事上疏言久任超遷法當疏通不報大禮議起欽順請慎大禮以全聖孝不報遷南京吏部尚書省親乞歸改禮部尚書會居憂未及拜再起禮部尚書辭又改吏部尚書下詔敦促再辭許致仕有司給祿米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秉政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里居二十餘年足不入城市潛心

格物致知之學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知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守仁畧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大畧謂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反復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曰執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

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后知至矣書未及達守仁已歿欽順爲學專力於窮理存心

知性初由釋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人明心之說混於禪學而不知有千里毫釐之謬道之不明將由於此欽順有憂焉爲著因知記自號整菴年八十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

莊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永樂六年舉人五歲見河圖洛書卽畫地以質之父及長專心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要讀宋儒太極圖通書西銘歎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甌皆穿事父母至孝父初好

釋氏端爲夜行燭一書進之謂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從之繼遭二親喪五味不入口旣葬廬墓六年端初讀謝應芳辨惑編篤好之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屏不用上書邑宰毀淫祠百餘爲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年荒勸振存活甚衆爲霍州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恥爭訟知府郭晟問爲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則民不敢謾廉則吏不敢欺晟拜受遭艱歸澠池霍諸生多就墓次受學服闋改蒲州學正霍蒲兩邑各上章爭之霍奏先得請先後在霍十六載宣德九年卒官年

五十九諸生服心喪三年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  
貧不能歸葬遂留葬霍二子瑜琛亦廬端墓相繼死葬  
墓側後改葬澑池端嘗言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  
極上立根脚又曰爲人須從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又  
曰孔顏之樂仁也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淵不違仁  
而不改其樂程子令人自得之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  
而性無不在焉性卽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  
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一初伊洛諸儒自  
明道伊川後劉絢李顥輩身及二程之門至河南許衡  
洛陽姚樞講道蘇門北方之學者翕然宗之洎明興三

十餘載而端起嶠澑間倡明絕學論者推爲明初理學之冠所著有孝經述解四書詳說周易乾坤二卦解義太極圖說通書西銘釋文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存疑錄諸書霍州李德與端同時亦講學於其鄉及見端退語諸生曰學不厭教不倦曹子之盛德也至其知古今達事變末學鮮或及之古云得經師易得人師難諸生得人師矣遂避席去端亦高其行誼命諸生延致之講明正學初端作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學者稱月川先生及歿私謚靜修正德中尚書彭澤河南巡撫李楨請從祀孔子廟庭不果

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父溥建文時爲國子司業永樂中爲翰林修撰與弼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慨然嚮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中歲家益貧躬親耕稼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不倦正統十一年山西僉事何自學薦於朝請授以文學高職後御史涂謙撫州知府王宇復薦之俱不出嘗歎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景泰七年御史陳述又請禮聘與弼俾侍經筵或用之成均教育胄子詔江西巡撫韓雍備禮敦遣竟不至天順元年石亨欲引賢者爲己重謀於大學士李

賢屬草疏薦之帝乃命賢草敕加束帛遣行人曹隆賜璽書齋禮幣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曰與弼宜何官對曰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與弼疏辭賢請賜召問且與館次供具於是召見文華殿顧語曰聞處士義高特行徵聘奚辭職爲對曰臣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又不幸有狗馬疾束帛造門臣慙被異數匍匐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能官也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使送館次顧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時帝眷遇良厚而與弼辭益力又疏稱學術荒陋苟冒昧徇祿必且曠官

詔不許乃請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秘閣書帝曰欲觀秘  
書勉受職耳命賢爲諭意與弼留京師二月以疾篤請  
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之賜敕慰勞  
賚銀幣復遣行人送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歸上  
表謝陳崇聖志廣聖學等十事成化五年卒年七十九  
與弼始至京賢推之上座以賓師禮事之編修尹直至  
令坐於側直大慍出卽謗與弼及與弼歸知府張璗謁  
見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牒訟與弼立遣吏攝之大  
加侮慢始遣還與弼諒非弟意友愛如初編修張元禎  
不知其始末遺書謂讓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

生久竊虛名語直復筆其事於瑣緝錄又言與弼跋亨族譜自稱門下士士大夫用此訾與弼後顧允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與弼門人後皆從祀而與弼竟不果所著日錄悉自言生平所得其門人最著者曰胡居仁陳獻章婁諒次曰胡九韶謝復鄭仇胡九韶字鳳儀少從與弼學諸生來學者與弼令先見九韶及與弼歿門人多轉師之家貧課子力耕僅給衣食成化中卒謝復字一陽祁門人聞與弼倡道棄科舉業從之游身體力行務求自得居家孝友喪祭冠婚悉遵古禮或問學曰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詁訓矣晚卜室西山之麓學

者稱西山先生弘治末年卒年六十五鄭仇字孔明常  
山人爲諸生試有司不偶卽棄去師與弼辭歸日究諸  
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事親孝設義學立社倉以惠  
族黨所著易義發明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多燼  
於火

陳真履字晦德漳州鎮海衛人初治舉赴鄉試聞有司  
防察過嚴無待士禮恥之棄去由是篤志聖賢之學讀  
大學或問見朱子重言主敬知敬爲大學始基又得程  
子主一之說專心克治歎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  
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天順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

其書首取程氏學制次采朱子論說次作二圖一著聖  
人心與天地同運一著學者之心法天之運終言立明  
師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畢圖說之意書奏下禮部議  
侍郎鄒幹寢其事真晟歸聞臨川吳與弼方講學欲就  
問之過南昌張元禎止之宿與語大推服曰斯道自程  
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如康齋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  
遂歸閩潛思靜坐自號漳南布衣卒於成化十年年六  
十四真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  
出而訪求當世學者雖未與與弼相證要其學頗似近  
之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別號涇野學者稱涇野先生正德  
三年登進士第一授修撰劉瑾以柟同鄉欲致之謝不  
往又因西夏事疏請帝入宮親政事潛消禍本瑾惡其  
直欲殺之引疾去瑾誅以薦復官乾清宮災應詔陳六  
事其言除義子遣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  
是年秋以父病歸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  
累疏薦適世宗嗣位首召柟上疏勸勤學以爲新政之  
助畧曰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庶太  
平之業可致大禮議興與張桂忤以十三事自陳中以  
大禮未定諂言日進引爲已罪上怒下詔獄謫解州判

官攝行州事恤贍獨減丁役勸農桑興水利築隄護鹽池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求子夏後建司馬溫公祠四方學者日至御史爲闡解梁書院以居之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陞南京宗人府經歷歷官尚寶司卿吳楚閩越士從者百餘人晉南京太僕寺少卿太廟災乞罷黜不允選國子監祭酒晉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吏部事帝將躬祀顯陵累疏勸止不報值天變遂乞致仕歸年六十四卒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聞上輶朝一日賜祭葬祔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爲主官南

都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柟與羅欽順云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藁涇野詩文集萬曆崇禎間李禎趙錦周子義王士性蔣德璟先後請從祀孔廟下部議未及行柟弟子涇陽呂潛字時見舉於鄉官工部司務張節字介夫咸寧李挺字正五皆有學行潛里人郭鄧字維藩由舉人官馬湖知府藍田王之士字欲立由舉人以趙用賢薦授國

子博士兩人不及柟門亦秦士之篤學者也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景成化二十  
年舉進士授許州知州月朔會諸生於學宮講明義利  
公私之辨正頴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不  
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也巫言龍骨出地中爲禍福  
寶取骨毀於庭杖巫而遣之躬課農桑倣朱子社倉立  
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凶荒弘治七年入爲戶部  
員外郎歷郎中遷江西提學副使釋菜周元公祠修白  
鹿書院學舍處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爲本江西俗好  
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下令士不葬親者

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  
却之後宸濠敗有司校勘獨無寶跡遷浙江按察使再  
遷右布政使與鎮守太監勘處州銀礦寶曰費多獲少  
勞民傷財慮生他變卒奏寢其事進湖廣布政使正德  
四年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擅政寶至京絕不  
與通瑾怒漕帥平江伯陳熊欲使寶劾之遣校尉數輩  
要寶左順門危言恐之曰行逮汝張綵曹元自內出語  
寶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寶曰平江功臣後督漕未  
久無大過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出越三日給事中劾熊  
併及寶勒致仕去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遷戶部右侍郎

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處置糧運及會勘通州城濠歸奏稱旨尋疏請終養歸御史唐鳳儀葉忠請用之留都便養乃拜南京禮部尚書再疏辭免世宗卽位起前官復以母老懇辭許之命有司以禮存問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寶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甫十歲母疾爲文告天願減已算延母年及終養歸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親側不懈學以洛閩爲的嘗曰吾願爲真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爲詩文典重和雅以東陽爲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則其所自得也博綜羣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子今

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所著學史  
簡端二錄巡撫吳廷舉上於朝外定性書說漕政舉要  
諸集若干卷學者稱二泉先生其門人同邑王問字子  
裕以學行稱嘉靖十七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徐州  
倉減羨耗十二三以父老乞便養改南京職方遷車駕  
郎中廣東僉事行未半道乞養歸父卒遂不復仕築室  
湖上讀書三十年不履城市數被薦不起工詩文書畫  
清修雅尚士大夫皆慕之卒年八十門人私謚曰文靜  
先生子鑑字汝明嘉靖末年進士累官吏部稽勲郎中  
念父老謝病歸奉養不離側父歿久之進尚寶卿改南

京鴻臚卿引年乞休進太僕卿致仕鑑亦善畫有言勝其父者遂終身不復作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吳與弼門人胡九韶廉承家學早以文行稱舉成化末年進士改庶吉士弘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明年京師地震劾用事大臣五年以災異上六事一經筵停罷時宜日令講官更直待問二召用言事遷謫官不當限臺諫及登極以後三治兩浙三吳水患停額外織造四召林下恬退諸臣五刪法司條例六災異策免大臣未言遇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給事御史隨入駁正帝頗納之吏部尚

書王恕被讒廉請斥讒邪無爲所惑母喪服闋起任刑科請祀薛瑄取讀書錄貯國學明年三月有詔以下旬御經筵廉言故事經筵一月三舉苟以月終起以月初罷則進講有幾且經筵啓而後日講繼之今遲一日之經筵卽輟一旬之日講也報聞以父老欲便養復改南京兵科中貴李廣死得廷臣通賄籍言官劾賄者帝欲究而中止廉率同官力爭竟不納已請申明祀典謂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居漢唐諸儒上闕里廟當更立木主大成本樂名不合謚法皆不果行遷南京光祿少卿正德初就改太僕歷順天府尹時京軍數出車費

動數千金廉請大興遞運所餘銀供之奏免夏稅萬五千石慮州縣巧取民財置歲辦簿吏無能爲奸乾清宮災極陳時政缺失疏留中明年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上疏諫南巡不報帝駐南京命百官戎服朝見廉不可乞用常儀更請謁見太廟俱報許世宗卽位就遷尚書廉與羅欽順善爲居敬窮理之學文必根六經自禮樂錢穀至星歷算數具識其本末學者稱月湖先生嘗以帝王之道莫切於大學自爲給事卽上言進講宜先大學衍義至是首進大學衍義節畧帝優詔答之疏論大禮衍程頤朱熹言爲證且言今異議者率祖歐陽修然修

於考之一字雖欲加之於濮王未忍絕之於仁宗今乃欲絕之於孝廟此又修所不忍言者報聞八疏乞休至嘉靖二年賜敕馳驛給夫廩如制家居二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正統四年成進士方年少忽引疾告歸尋丁內艱服除終不出杜門讀書求聖賢之學四方來問道者坐席嘗不給縣令劉成爲築書院於虎邱山名曰養中平居飯脫粟服澣衣翛然自得每日端坐一室無懈容或勸之仕不應又作勤儉恭恕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

子家族有孤嫠不能自存者周之或請著述曰朱子及吳文正之言尊信之足矣復何言吳與弼其鄰郡人也極推重之觀前有孫鼎廬陵人永樂中爲松江府教授以孝弟立教後督學南畿人稱爲貞孝先生又有李中吉水人官副都御史號谷平先生在觀後是爲吉水三先生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里尚書王恕家居講學著書理從之遊得其指授楊一清督學政見理與呂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馬生呂生之經學皆天下士也登鄉薦入國學與柟及林慮馬卿榆次寇天敘安陽崔

銑張士隆同縣秦偉日切劘於學名震都下高麗使者慕之錄其文以去連遭艱不預試安南使者至問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安在何不仕也其爲外裔所重如此正德九年舉進士一清爲吏部尚書卽擢理稽勲主事調文選請告歸起考功主事偕郎中張衍瑞等諫南巡詔跪闕門予杖奪俸未幾復告歸教授生徒從游者衆嘉靖初起稽勲員外郎與郎中余寬等伏闕爭大禮下詔獄再予杖奪俸屢遷考功郎中故戶部郎中莊繹者正德時首導劉瑾覈天下庫藏瑾敗落職至是奏辨求復當路者屬理理力持不可寢其事五年大計外

吏大學士賈詠吏部尚書廖紀以私憾欲去廣東副使  
魏校河南副使蕭鳴鳳陝西副使唐龍理力爭曰三人  
督學政名著天下必欲去三人請先去理乃止明年大  
計京官黜張璁桂萼黨吏部郎中彭澤璁萼竟取旨留  
之理擢南京通政參議請急去居三年起光祿卿未幾  
告歸閱十年復起南京光祿卿尋引年致仕三十四年  
陝西地震理與妻皆死理學行純篤居喪取古禮及司  
馬光書儀朱熹家禮折衷用之與呂柟竝爲關中學者  
所宗穆宗立贈右副都御史天啓初追謚忠憲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其先本李姓居蘇州葑門之莊渠

因自號莊渠弘治十八年成進士歷南京刑部郎中守備太監劉琊藉劉瑾勢張甚或自判狀送法司莫敢抗者校直行己意無所徇改兵部郎中移疾歸嘉靖初起爲廣東提學副使丁憂服闋補江西兵備副使累遷國子祭酒太常卿尋致仕校私淑胡居仁主敬之學而貫通諸儒之說擇孰尤精嘗與余祐論性畧曰天地者陰陽五行之本體也故理無不具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然而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又曰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其一性與習對言但取生字爲義非性之所以得名蓋曰天所生

爲性人所爲曰習耳先儒因性相近一語遂謂性兼氣質而言不知人性上下不可添一物纔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之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論性之所以得名則前後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見之分明故言之直捷但未言性爲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得以其說亂之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卽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卒謚恭簡唐順之王應電王敬臣皆其弟子也順之自有傳王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受業於

校篤好周禮謂周禮自宋以後胡宏季本各著書指摘其瑕釁至數十萬言而余壽翁吳澄則以爲冬官未嘗亡雜見於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喬新陳鳳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諸儒之周禮也覃研十數載先求聖人之心溯斯禮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綱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因細而繹大成周禮傳詁數十卷以爲百世繼周而治必出於此嘉靖中家燬於兵燹流寓江西泰和以其書就正羅洪先洪先大服翰林陳昌積以師禮事之胡松撫江西刊行於世應電又研精字學據說文所載譌謬甚

者爲之訂正名曰經傳正譌又著同文備考書法指要六義音切貫珠圖六義相關圖卒於泰和昌積爲經紀其喪歸之崑山時有李如玉者同安儒生亦精於周禮爲會要十五卷嘉靖八年詣闕上之得旨嘉獎賜冠帶王敬臣字以道長洲人江西參議庭子也十九爲諸生受業於校性至孝父疽發背親自吮舐老得瞀眩疾則臥於榻下夜不解衣微聞聲歎聲卽躍起問安事繼母如事父妻失母歡不入室者十三載初受校默成之旨嘗言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居常杜口不談自見耿定向語以聖賢無獨成之學由是多所誘掖弟

子從游者至四百餘人其學以慎獨爲先而指親長之際衽席之間爲慎獨之本尤以標立門戶爲戒鄉人尊爲少湖先生萬曆中以廷臣薦徵授國子博士辭不行詔以所授官致仕二十一年巡按御史甘士价復薦吏部以敬臣年高請有司時加優禮詔可年八十五而終周瑛字梁石莆田人成化五年進士知廣德州以善政聞賜敕旌異遷南京禮部郎中出爲撫州知府調知鎮遠秩滿省親歸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起瑛四川參政久之進右布政使咸有善績尤勵清節給事御史交章薦大臣亦多知瑛而瑛以母喪歸服除遂引年乞致仕

孝宗嘉之詔進一階正德中卒年八十七瑛始與陳獻  
章友獻章之學主於靜瑛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爲主  
敬則心存然後可以窮理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  
之廣皆不可不窮積累既多則能通貫而於道之一本  
亦自得之矣所謂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也學者稱  
翠渠先生子大謨登進士未仕卒

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末進士值憲宗崩孝宗踐阼  
甫二十日禮官請衰服御西角門視事明日釋衰易素  
翼善冠麻衣腰絰帝不許命俟二十七日後行之至百  
日帝以大行未葬麻衣衰絰如故府因上疏請行三年

喪畧言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  
漢文帝遺詔短喪止欲便天下臣民景帝遂自行之使  
千古綱常一墜不振晉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  
而不盡宋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不能  
推之於下未足爲聖王達孝也先帝奄棄四海臣庶銜  
哀陛下惻怛由衷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望排羣議斷自  
聖心執喪三年一如三代舊制詔禮官參考載籍使喪  
不廢禮朝不廢政勒爲彝典傳之子孫豈不偉哉疏入  
衰絰待罪詔輔臣會禮官詳議並持成制寢不行謁選  
得長樂知縣教民行朱子家禮躬行郊野勞問疾苦田

卷之三  
夫野老咸謂府親已就求筆札府輒欣然與之遷南京  
兵部主事陳軍民利病七事父喪除補刑部值旱蝗星  
變北寇深入孔廟災疏請內修外攘以謹天戒又上救  
時十要以便養乞南改南京兵部遷武選員外郎尚書  
馬文升知其賢超拜廣東提學副使雲南晝晦七日楚  
婦人鬚長三寸上弭災三術以母老乞休不待命輒歸  
已而吏部尚書楊一清及巡按御史吳華屢薦其學行  
終不起嘉靖改元言官交薦起太僕少卿改太常致仕  
既歸屏居南山布衣蔬食惟以發明經傳爲事時王守  
仁講學其鄉相去不百里頗有異同嘗曰居官之本有

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勤之本也去譏私明之本  
也又曰薦賢當惟恐後論功當惟恐先年七十三卒故  
事四品止予祭世宗重府孝行特詔予葬

崔銑字子鍾安陽人父陞官參政銑舉弘治十八年進  
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孝宗實錄與同官見太監劉  
瑾獨長揖不拜由是忤瑾書成出爲南京吏部主事瑾  
敗召復故官充經筵講官進侍讀引疾歸作後渠書屋  
讀書講學其中世宗卽位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嘉靖三  
年集議大禮久不決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俱以執議  
去位其他擯斥杖戍者相望而張璁桂萼等驟貴顯用

事銑上疏求去且劾璁萼等曰臣究觀議者其文則歐  
陽修之唾餘其情則承望意嚮求勝無已悍者危法以  
激怒柔者甘言以動聽非有元功碩德而遽以官賞之  
得母使僥倖之徒踵接至與臣聞天子得四海歡心以  
事其親未聞僅得一二人之心者也賞之適自章其私  
昵而已夫守道爲忠忠則逆旨希旨爲邪邪則畔道今  
忠者日疏而邪者日富一邪亂邦況可使富哉帝覽之  
不悅令銑致仕閱十五年用薦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擢南京禮部右侍郎未幾疾作復致仕卒贈禮部尚書  
謚文敏銑少輕俊好飲酒盡數斗不亂中歲自厲於學

言動皆有則嘗曰學在治心功在慎動又曰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心之用也愛親敬長性之本也若去良能而獨挈良知是霸儒也又嘗作政議十篇其序曰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況沿而下趨至今日乎然人心弗異係乎主之者而已凡篇中所論說悉倣此意世多有其書故不載

何瑭字粹夫武陟人年七歲見家有佛像抗言請去之予允許衡薛瑄遺書輒欣然忘寢食弘治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閣試克已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

禮則人之元氣而已則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而其人成矣宿學咸推服焉劉瑾竊政一日贈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見者塘時官修撰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拜謝塘正色曰何僕僕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塘直應曰修撰何塘知必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後瑾誅復官以經筵觸忌諱謫開州同知修黃陵岡隄成擢東昌府同知乞歸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以父憂不赴服闋起提學浙江敷本尚實士氣不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少卿與湛若水等修明古太學之法學者翕然宗之歷工戶禮三部侍郎

晉南京右都御史未幾致仕是時王守仁以道學名於時塘獨默如嘗言陸九淵楊簡之學流入禪宗充塞仁義後學未得游夏十一而議論卽過顏曾此吾道大害也里居十餘年教子姓以孝弟忠信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哀毀後謚文定所著陰陽律呂儒學管見柏齊集十二卷皆行於世

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萬曆二年進士歷知萬年泰和二縣並有惠政民生祠之遷南京戶部主事進郎中伯元受業永豐呂懷踐履篤實而深疾王守仁新說及守仁從祀文廟上疏爭之因請黜陸九淵而躋有若及周

程張朱五子於十哲之列祀羅欽順章懋呂柟魏校呂懷蔡清羅洪先王艮於鄉疏方下部旋爲南京給事中鍾字淳所駁伯元謫海州判官屢遷尚寶司丞吏部尚書楊巍雅不喜守仁學心善伯元前疏用爲吏部員外郎歷考功文選郎中佐尚書孫不揚澄清吏治苞苴不及其門秩滿推太常少卿未得命時吏部推補諸疏皆留中伯元言賢愚同滯朝野咨嗟由臣擬議不當所致乞賜罷斥帝不憚特允其去而諸疏仍留不下居二年甄別吏部諸郎帝識伯元名命改南京他部而伯元已前卒伯元清苦淡薄人所不堪甘之自如爲嶺海士大

夫儀表

黃淳耀字蘊生嘉定人爲諸生時深疾科舉文浮靡淫  
麗乃原本六經一出以典雅名士爭務聲利獨澹漠自  
甘不事徵逐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歸益研經籍縕袍糲  
食蕭然一室京師陷福王立南都諸進士悉授官淳耀  
獨不赴選及南都亡嘉定亦破憚然太息偕弟淵耀入  
僧舍將自盡僧曰公未服官可無死淳耀曰城亡與亡  
豈以出處貳心乃索筆書曰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  
進士黃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  
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

而已遂與淵耀相對縊死年四十有一淳耀弱冠卽著自監錄知過錄有志聖賢之學後爲日曆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凡語言得失念慮純雜無不備識用自省改晚而充養和粹造詣益深所作詩古文悉軌先正卓然名家有陶菴集十五卷其門人私謚之曰貞文淵耀字偉恭諸生好學敦行如其兄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終